経義考

二百七十三之七

漢書門
類 九三七三
號 大四
函 架 冊

内閣文庫
漢書
類 九三七三
號 大四
函 架 冊

内閣文庫
舊號 漢 9273
冊數 64（59）
函號 297 99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經義考卷二百七十三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擬經　六

漢今文太誓

卷一佚

劉向曰武帝末民有得太誓書於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

王充曰掘地所得者

趙岐曰今之太誓後得以充學

馬融曰太誓後得案其文似若淺露其云八百諸侯不召

淺草文庫

自來不期同時不謀同辭及火復於上至於王屋流爲鵰五至以穀俱來舉火神怪得無在子所不語中乎又春秋引太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國語引太誓曰朕夢協朕卜襲於休祥戎商必克孟子引太誓曰我武維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於湯有光孫卿引太誓曰獨夫受禮記引太誓曰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今文太誓皆無此語吾見書傳多矣所引太誓而不在太誓者甚多弗復悉記畧舉五事以明之亦可知矣

房宏曰宣帝本始元年河内女子有壞老子屋得古文太誓三篇

王肅曰太誓近得非其本經

孔穎達曰劉歆作三統歷論武王伐紂引今文太誓云丙午逮師

陸德明曰漢宣帝本始中河内女子得太誓一篇獻之與伏生所誦合三十篇漢世行之

董斯張曰河内女子所獻太誓一篇與古文不同按史記武王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復於下至於王屋流爲烏其色赤其聲魄索隱曰此以下至流爲烏見今文太誓馬融曰王屋王所居屋流行也魄然安定意也鄭玄曰書說云烏有孝名武平父大業故烏瑞臻赤者周之正色也索隱曰按今文太誓流爲鵰鵰鷙鳥也然則今文太誓唐初猶有存者即河内女子本也惜無從見之又詩疏引太誓曰師乃鼓譟前歌後無

格于上天下地咸曰孜孜無怠又引太誓曰司馬在前漢書引太誓云立功立事劉向三統歷論引今文太誓云丙午逮師說苑引太誓曰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退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墨子引太誓曰小人見姦巧乃聞不言也發罪均又引太誓去發篇曰惡乎君子天有顯德其行甚章惟我有周受之上帝毛詩注疏鴻雁小序注引書曰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疏云今太誓文言天將有立聖德者爲天下父母民之得有善政有安居爲重也漢郊祀志引太誓曰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大律汪今文太誓也此皆古文不載者

吳氏霸僞尚書

二十四篇

佚

漢書世所傳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爲數十又采左氏傳書叙爲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數簡文意淺陋成帝時求其古文者霸以能百兩徵以中書校之非是霸辭受父父有弟子尉氏樊並時太中大夫平當侍御史周敞勸上存之後樊並謀反乃黜其書

王充曰孝成皇帝時讀百篇尚書博士郎吏莫能曉知徵天下能爲尚書者東海張霸案百篇序造作百二篇具成奏上成帝帝出祕尚書以考校之無一字相應者於是下霸於吏吏白霸罪當至死成帝奇霸之才赦其辜亦不減其經故百二尚書傳在民閒

黄鎮成曰張霸僞書舜典汨作九共九篇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胤征湯誥咸有一德典寶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獒冏命凡二十四篇前漢諸儒以之附伏生二十八篇并僞太誓並行

王應麟曰張霸僞造尚書百兩篇而爲緯者附之

孔氏衍漢尚書

唐志十卷

後漢尚書

唐志六卷

後魏尚書

隋志八卷唐志十四卷

俱佚

劉知幾曰晉廣陵相孔衍以爲國史所以表言行昭法式至於人理常事不足備列乃刪漢魏諸史取其美詞典言足爲龜鏡者定以篇第纂成一家由是有漢尚書後漢尚書後魏尚書凡爲二十六卷夫尚書所記若君臣相對詞旨可稱則一時之言累篇咸載如言無足紀語無可述事雖脫畧觀者不以爲非爰逮中葉文籍大備必剪截今文模擬古法故舒元所撰不行於代也

王氏通續書

二十五卷

佚

杜淹曰文中子續書一百五十篇列爲二十五卷

新唐書王勃傳祖通隋末居白牛溪教門人甚衆起漢魏

盡晉作書百二十篇以續古尚書後亡其序有錄無書者十篇勑補全缺逸定著二十五篇

中說續書始於漢以存漢晉之實天子之義列乎範者四曰制詔志策大臣之義載乎業者七曰命訓對讚議誡諫

王勃序曰書以記言其來尚矣越在三代左史職之百官以理萬人以察揚於王庭用實大焉苟非可以燮理情性平章邦國敷彝倫而叙要道察時變而經王猷樹皇極之綱維資生靈之視聽皆可畧也昔者仲尼之述書也將以究事業之通而正性命之理故曰吾欲託之空言不如附之行事道德仁義於是乎明刑政禮樂於是乎出非先王之德行不敢傳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紀千數百歲斷自唐虞迄於周漢風流所存百篇而已以此見聖人言約理舉神明不勞而體時務之撰矣故能法象天地同符易簡借前箸於筌蹄驅後主於軌物密而顯宏而奧久而彌新用而不竭非古之聰明聖智乎覽博達孰能爲此哉孔安國曰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嗟乎其言甚大可使南面稱聖人之後矣自時以降史述陵遲人自爲家摽指失中陳事亂而無當制理參而不一由是大典散而人文乖是非繁而取舍謬與夫古先哲人制述之意不其疎乎我先君文中子實秉睿懿生於隋末覩後作之違方憂異端之害正乃喟然曰宣尼既沒文不在茲乎遂約大義刪舊章續詩爲三百六十篇考僞亂而修元經正禮樂以旌後王之失述易讚以申先師之旨經始漢魏迄於有晉擇其典物宜於教者續書爲百二十篇而廣大悉備嗟乎賢

聖之述豈多爲哉噫亦足垂訓作則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矣當時門人百千數董薛之徒並受其義遭代喪亂未行於時歷年永久稍見殘缺貞觀中太原府君考諸六經之目則亡其小序其有錄而無篇者又十六焉嗚呼茲不可復見矣家君欽若丕烈圖終休緒乃例六經次禮樂叙中說明易讚永惟保守前訓大克敷遺後人勃兄弟五六冠者童子六七祗祗怡怡講問伏漸之日久矣躬奉成訓家傳異聞猶恐不得門而入才之不逮至遠也是用厲精激憤宵吟晝咏庶幾乎學而知之者其修身慎行恐辱先也豈聲祿是殉前人之不繼是懼聞者承命爲百二十篇作序而兼當補修其闕爰考衆籍共參奥旨泉源浩然罔識攸濟嗚呼小子何敢以當之也其盡心力乎始自總章二年洎乎咸亨五年刊寫文就定成百二十篇勒成二十五卷昔者文中子曰漢魏之禮樂未足稱其書不可廢也尚有近古之對議存焉制詔冊則幾乎典誥矣後之達哲者將有得於斯文乎於是龍集閹茂勉踵前修在大唐御天下之五十七祀也

按是序雖見文苑英華疑亦阮逸輩僞作

陳氏正卿續尚書

唐志卷亡

佚

蕭穎士代正卿進表曰孔子序帝王之書首唐虞之典於堯則曰欽明文思於舜則曰誕敷文德文之時義大矣哉夏商以後王者之風殄矣天之未喪斯文帝道復興於漢

數百年間憲章具舉夫其推步律歷帝堯分命之典也增修封禪帝舜時巡之義也約三章之法以正臯陶之刑班四時之舞以纘后夔之樂且義帝之喪三軍縞服異夫湯武之放弑其君矣諸呂之亂浹辰底定異夫羿浞之驟移其祚矣中興之盛海外率服異夫吳楚之僭竊其名矣夫如是有漢之美固可比肩虞后千載一時之運與於赫盛唐正百王之闕思文陛下光五聖之嗣啓運應期之符弔人伐罪之義制禮作樂之本郊天禪地之位萬庚三登之穰河清海晏之瑞固以騰子姒而絕景挹嬀祁而高議矣誠宜詔史臣敷帝載炳唐虞之故實黜商周之遺制乃漢氏已畧之於前皇唐復曠之於後臣實惜焉知而不述臣子之罪也臣竊不自揆耕牧餘暇討尋載籍一紀於茲今謹上續尚書一部凡若干篇卷始有漢二典次我唐二典以續夫前書堯虞之典也其餘文景明章之後魏晉宋齊以還南訖有陳北起元魏歷周隋洎高氏以至聖朝總一十二代詔策章疏頌歌符檄類而刊之次以年代以續夫夏商周秦魯之篇也臣伏讀貞觀實錄太宗因聽政之暇觀覽尚書謂侍臣曰朕每庶希唐虞亦欲公等齊肩稷契臣故知有漢之功業與我唐之代理俱可以繼夫唐虞之盛也微臣緬述太宗之旨勒成帝典不亦宜乎

王應麟曰陳正卿續尚書纂漢至唐十二代詔策章疏歌頌符檄論議成書開元末上之卷亡不著錄

明仁宗皇帝體尚書

二卷

未見

張萱曰擇尚書中皐陶謨甘誓盤庚等十六篇以講解語

更其原文

劉氏謨典謨遺旨

未見

黃虞稷曰取漢唐宋詔誥章奏可爲訓者成書

陸氏世儀書鑑

十卷

未見

世儀自述曰五經惟易具天人之理書完無闕所不必擬亦不必續若詩書禮春秋皆在所必續今惟綱目一書爲繼春秋而作其餘三經無敢繼者一則怵於王通擬經之說一則泥於邵子刪後無詩之言也不知王通續經之謬在續之而不得其正非經不當續也予於書取古今文字之有關於興衰治亂者於詩取古今詩歌之有合於興觀羣怨者各爲論以竊附於孔氏詩書之義自難免於君子之譏然而其心其志則固願爲聖人之徒而無可罪也

陸元輔曰書鑑詩鑑各十卷太倉遺民陸世儀道威集

白氏告纂禹元經

十二篇

佚

長編東魯逸民白告著纂禹元經十二篇開寶五年因河決下詔求索習河渠之書深知疏導之策者許詣闕上書附驛條奏遂召見告詢以治水之道善其對將授以官告

固舜父老求歸奉養詔從之

陳氏黯禹誥

一篇

存

黯小序曰禹賢益以天下授益采其謳謠之所歸卒讓於啓故啓不由父授而書無典訓黯追其旨作禹誥

陳氏士元廣禹貢楚絶書

二卷

存

士元序曰予嘗著楚故畧社友見之謂予曰子述楚中遺蹟太疎矣山支水委茫無脉絡何補於楚紀哉予於是準禹貢荆州山水而廣之竊取山海經越絶書之義題曰楚絶書絶者截也言楚域有截也楚域予未能徧履蓋得之士人商旅所誦說及堪輿家所指擬者過半其間不無謬鑿聊藏笥中異時博雅君子取而裁之實厚幸也隆慶庚午三月

白氏居易補湯征

一篇

存

蘇氏伯衡周書補亡

三篇

存

伯衡自述曰書序有歸禾嘉禾篇目而亡其書竊意雖唐叔之獻禾當亦有書蓋俱逸矣昔白居易作湯征以補亡

君子不罪也伯衡雖不敏輒敢效之作獻禾歸禾嘉禾凡三篇陶窳與爻丁卣父辛爵屈生敦台夫鼎比妍其眞不知量哉其亦大可哂哉

蔡氏沈洪範内外篇

七卷

存

沈自序曰體天地之撰者易之象紀天地之撰者範之數數者始於一象者成於二一者奇二者偶也奇者數之所以行偶者象之所以立故二四而八八者八卦之象也三三而九九者九疇之數也由是重之八八而六十四六十四而四千九十六而象備矣九九而八十一八十一而六千五百六十一而數周矣易更四聖而象已著範錫神禹而數不傳後之作者昧象數之原窒變通之妙或積象以爲數或反數而擬象洞極有書潛虛有圖非無作也而牽合傅會自然之數益晦蝕焉嗟夫天地之所以肇人物之所以生萬物之所以得失者亦數也數之體著於形數之用妙於理非窮神知化獨立物表者曷足以與於此哉然數之與象若異用也而本則一若殊途也而歸則同不明乎數不足以語象不明乎象何足以知數二者可以相有而不可以相無也有如是乎先君子曰洛書與大衍詳說者數之原也予讀洪範而有感焉上稽天文下察地理中參人事古今之變窮義理之精微究興亡之徵兆微顯闡幽彝倫攸叙秩然有天地萬物各得其所之妙歲月浸久麤述所見辭雖未備而義則著矣其果有益於世教否乎

皆所不敢知也然予所樂而玩者理也所言而傳者數也若其所以數之妙則在乎人之自得焉耳

謝無楙序曰圖出河書出洛圖爲易書爲範易以象範以數象以偶數以奇知有數奇而不知有象偶是有書而無圖也知有象偶而不知有數奇是有圖而無書也易更四聖其象已著範錫神禹其數不傳於是有以數爲象而奇零無用矣於是有以象爲數而多偶難通矣夫推其極則卦與疇象與數相因爲用故也原其初則卦自卦疇自疇象自象數自數其可混而一之乎九峰先生廣西山之家學暢考亭之師傳著皇極內篇與夫易並行嘗即之而求其數矣始於一參於三究於九成於八十一備於六千五百六十一散之無外卷之無內體諸造化而不可遺其變化無窮未易以綱舉而條目也然其吉凶其悔吝其災祥休咎莫不粲然具見於八十有一章大抵以性命爲端以禮義爲準因古設教即事示戒欲正而不欲邪欲中而不欲偏爲君子謀而不爲小人謀凡所爲揭天理叙民彝去世迷障人慾者雖不與易同象而未嘗不與易同歸也其言曰天地所以肇人物所以生萬物所以得失皆數也數之體著於形數之用妙於理非窮神知化獨立物表者曷足以與此嗚呼窮神知化獨立物表未易言也九峯先生其幾是與不然將不知而作爲元包爲洞極爲潛虛程子謂有之無所補無之靡所闕矣其何以闡範數配易象補前古之闕文垂將來之大法乎享數弗遐釋數未備尚不能無俟於後之君子是則猶有餘憾焉耳

姚鏞後序曰易以象顯範以數推自然之理也河洛星文至於今幾千歲易之象雖已著而範之數無傳焉非無傳也不知而作者晦之也九峯先生獨能闡神禹不傳之祕分一於萬該萬於一天地事物之變古今興亡之幾性命道德之蘊皆不逃乎九九八十一之閒體用一源顯微無閒妙乎其擬諸易也惜也不壽而數之辭未備豈天亦靳此書之全耶後世有子雲必能補之嘗觀啓蒙極筮二書實與是編相表裏西山眞先生表公墓謂不愧父師之傳諒哉小子輒不自揆併刊於章貢郡齋與學者共之

眞德秀曰洪範之數久失其傳聘君獨心得之然未及論著曰成吾書者沈也君沈潛反覆者數十年然後克就其書　又曰蔡氏範數與三聖之易同功

黃瑞節曰易更四聖而象已著範錫神禹而數不傳九峯蔡氏撰皇極內篇數爲一書於是有範數圖有八十一章六千五百六十一變

熊朋來曰周易之後有揚子雲作太玄首各有贊有測先儒謂易以數聖人而後成書子雲乃以一身而爲數聖人之事司馬公作潛虛主於河圖吉凶臧否幽顯互取其占法因於太玄也蔡仲默作範數主於洛書自一一衍爲九九其名數因於太玄也太玄潛虛之贊與行不敢犯易卦之名玄虛亦未嘗相犯今範數乃多重犯太玄八十一首之名潛虛五十五行之名且於周易六十四卦之名亦犯其八何與

胡一桂曰先生謂河圖更四聖而象已著洛書錫神禹而

數不傳故作是書以究極其數其演數之法縱横皆九位經之以一一一二至於九一九二而終之以九九緯之以一一一二至於九一九二亦終之以九九其筮法或以蓍或以木惜變數之法不傳莫能適諸用也

章懋曰蔡氏範數其占亦用蓍五十與易相類但易以四揲之而範數以三揲之微有不同其所得之數則以兩奇爲一兩偶爲二而奇偶爲三每以初揲之數爲綱而綱一函三以虛待目以再揲之數爲目而目一爲一以實從綱若綱得一數而遇目之一則爲一綱一而目二則爲二綱一而目三則爲三若綱二而遇目之一則爲四綱二而目二則爲五綱二而目三則又爲六矣若綱三而遇目之一則爲七綱三而目二爲八綱三而目又三則成九數此綱目相配所謂兩揲而九數具也若再加兩揲如前所占則得八十一數之一而大全矣其用十二木者不過以記其揲蓍所得之數非以木而占筮也其木厚一分徑九分陽刻一陰刻二者四陽刻二陰刻三者四陽刻三陰刻一者四共爲十二木占筮之時雜取其八以記數如揲得綱數之一二三則以陽刻之木記之揲得目數之一二三則以陰刻之木記之始焉初揲再揲則其綱與目合而得九數之一繼焉初揲再揲則其綱與目合又得九數之一則成四揲而九九八十一之數具矣其書中所載八十一圖始於一一之原終於九九之終是爲皇極大數猶易之有六十四卦也然六十四卦各有六爻總爲三百八十四爻以定吉凶故範數自原至終有八十一大數而一數之下又

各列八十一之小數焉故於四揲之後又加四揲以求其小數而決吉凶如原之一一則爲元吉原之二則爲无咎而原之九九則大凶所謂八揲而六千五百六十一之數備者也以其一綱一目自上而下直而數之各有二木則爲縱二以其四綱四目自左而右横而布之各有四木則爲横四共成一圖

桑悅曰九峯占法之要在兩奇爲一兩耦爲二奇耦爲三初揲爲綱綱一函三以虛待目一則作三二則作六三則作九再揲爲目目一則一以實從綱一則爲一二則爲二三則爲三綱目數成各除九數用其零數成卦其四時節氣散於各數之間欲因其時而觀數之吉凶耳於歷法恐不甚合也數若自然實同補輳謂太乎潛虛相去無幾謂與四聖之易同功愚未敢隨聲附和也

鄭善夫曰範數也數者理之具也時之因也繫之辭焉所以告也定之吉凶所以斷也九疇者總其綱也九九者衍其數也六千五百六十一者數不可窮也易更四聖而洪範之數待九峯而著然釋數之詞缺而未備余生後四百餘載[illegible]於日月乃率辭揆方儼叙所得焉二至者一歲之樞紐陰陽之肇也萬物原於陽而終於陰冬至陽生萬物之原故原數始焉夫物之始其潛於下故受之以潛陽乃曰潛氣漸□□以漸長也潛藏也物藏不可不守故受之以守守不可不信故受之以信信者實也所守□□□□直則陷於偏邪故受之以直過直則蒙故受之以蒙蒙者物之穉也穉物所當閑故受之以閑閑

故受之以須須者須所欲也過欲必危故受之以□
知危懼則有成故受之以成物成而動故受之以沖沖動
也動必振於外故受之以振振者奮也奮振必有求故受
之以祈祈求也所求不可越其常故受之以常常者所當
順也故受之以柔柔順也順常則不爲苟難故受之以易
平易近人然後可親故受之以親親者歡以相愛也相愛
必文以相接故受之以華華文也文著見故受之以見既
見則天下文明道無不獲故受之以獲獲者得也得人以
相從故受之以從從則有交之道焉故受之以交既交必
育故受之以育育長也既長必壯故受之以壯物壯而興
故受之以興興起也物興起而欣欣然故受之以欣欣者
情必舒故受之以舒舒徐也叙也叙必相比故受之以比

物不可久比故受之以開既比□□□□晉故受之以晉
晉進也進不苟故受之□□□□一一者益也故受之以
益益而後章故受之以章章明也明則益以盈故受之以
充充滿也充滿不可以自私故受之以錫錫予也益以錫
予則人心靡然故受之以靡靡偃也人心偃靡所從者衆
故受之以庶庶不決則黨故受之以決衆決則悅故受之
以豫豫悅樂也悅樂而升故受之以升升者進於上也陽
之極也陽極於上無不中也陽已極而陰萌焉夏至時之
中也故受之以中過中陰之伏也故受之以伏陰而曰伏
氣漸乎終道將否也伏匿也匿必有過故受之以過過愆
也愆過則疑故受之以疑疑則失衆故受之以寡寡過則
闇而日章章飾也故受之以飾飾文也文過必自戾故受

之以戾戾必不情故受之以虛理虛則昧故受之以昧昧則有損故受之以損損過以用中故受之以用過用則退故受之以卻卻者退也退不可□□□故受之以翕翕聚也聚以致遠故受之以□□□不可不奮故受之以迅迅於遠不可□□故受之以懼有懼必當去故受之以除除□□□□必弱故受之以弱弱者氣失其平故受之以疾疾之不已必爭故受之以競競則必分故受之以分分而失均必訟故受之以訟訟不可長故受之以收收斂也物斂則就實故受之以實實者誠也誠則能以禮下人故受之以賓賓而弗穆則危故受之以危危者自高而懼也懼危則自堅故受之以堅堅剛也金剛則革故受之以革革以通天下之利故受之以報報者禮也禮必有所止故受之以止止亂莫如戎故受之以戎起戎者怨之結也故受之以結結聚也聚必有養故受之以養養以致用故受之以遇遇合也合而必勝故受之以勝勝者俘其囚也故受之以囚囚敵也勝敵則能任故受之以壬壬任也壬者水居萬物之歸陰之極也陰極□□固也故受之以固久固必遷故受之以遷□□□□墮故受之以墮墮復於下冬至之半□□□□終也故受之以終終焉蓋始終一歲之成也

吳安國曰九峯蔡氏謂易更四聖其象已著範錫大禹其數不傳乃著洪範內篇因疇有九而衍之爲八十一始於原迄於終蓋欲闡範數以配易象也其八十一章於天道人事邪正得失之變詳矣然多掇拾易中之辭而曰蒙曰

晉曰益曰升曰豫曰損曰萃曰訟多與易卦同得無贅乎

朱朝瑛曰揚子雲草爻合象數而通之蔡元定演疇離象數而分之究之合者未必能通離者未必能分也

按蔡氏洪範内篇八十一章左一右一曰原左一右二曰潛左一右三曰守左一右四曰信左一右五曰直左一右六曰蒙左一右七曰閑左一右八曰須左一右九曰厲左二右一曰成左二右二曰沖左二右三曰振左二右四曰祈左二右五曰常左二右六曰柔左二右七曰易左二右八曰親左二右九曰華左三右一曰見左三右二曰獲左三右三曰從左三右四曰交左三右五曰育左三右六曰壯左三右七曰興左三右八曰欣左三右九曰舒左四右一曰比左四右二曰開左四右三曰晉左四右四曰公左四右五曰益左四右六曰章左四右七曰盈左四右八曰錫左四右九曰靡左五右一曰庶左五右二曰決左五右三曰豫左五右四曰升左五右五曰中左五右六曰伏左五右七曰過左五右八曰疑左五右九曰寡左六右一曰飾左六右二曰戾左六右三曰虛左六右四曰昧左六右五曰損左六右六曰用左六右七曰郤左六右八曰翕左六右九曰遠左七右一曰遇左七右二曰愬左七右三曰除左七右四曰弱左七右五曰疾左七右六曰競左七右七曰分左七右八曰訟左七右九曰收左八右一曰實左八右二

曰賓左八右三曰參左八右四曰堅左八右五曰
革左八右六曰報左八右七曰止左八右八曰戎
左八右九曰結左九右一曰養左九右二曰遇左
九右三曰勝左九右四曰囚左九右五曰壬左九
右六曰固左九右七曰移左九右八曰隨左九右
九曰終其占一吉二咎三祥四吝五平六悔七災
八休九凶其名與易卦同者蒙壯比晉益豫升過
損訟革凡十有一與太乡首同者守閑成常親從
交中疑飾戾翕堅止養遇凡十有六與潛虛行同
者柔昧却厲賓育興凡七

俞氏深洪範疇解

一卷

存

曹溶曰深字魯淵桐廬人宣德中汝上教諭疇解一卷乃
釋九峰蔡氏内篇

韓氏邦奇洪範圖解

一卷

未見

邦奇自序曰昔者上天式教出書於洛大禹因書以第疇
箕子因疇以衍義九以綱之五十以紀之治天下之大經
大法粲然明備古今所謂洪範者也有宋蔡九峰氏因律
呂之變悟洛書之旨乃推數而贊之辭由占以致其用泄
大禹之神藏發箕子之妙蘊而範之爲範總於稽疑矣大
哉範乎上配周易洪纖脗合無毫髮爽其爲占也著皆五

十用皆四十有九洛書體方而用圓圓者用三故揲以三
河圖體圓而用方方者用四故揲以四奇以三乘三三爲
九九九八十一而六千五百六十一之數具矣偶以四乘
二四爲八八八六十四而四千九十六之數具矣至於分
掛揲分終始皆同自然配合若天地陰陽不可少其一雖
康節之經世亦別爲機軸太乎潛虛之屬安能涉其波流
乎夫羲文之學見於易禹箕之學見於範孔子作十翼而
易以傳箕子既沒不得而傳焉九峰生於二千餘年之後
始紹其絶理由心得業匪師傳其功懋矣數辭未備而蔡
子卒乃又絶矣蔡峰氏補其缺辭而訓釋之其後復明然
綦有陰陽蓍有奇偶而考占未備至於今其殆將又絶矣
乎洪範傳曰象以偶爲用者也有應則吉範以奇爲用者
也有對則凶又曰正數者天地之正氣也其吉凶也確閒
數者天地之閒氣也其吉凶者雜此範學相傳之祕也著
之篇末以示讀範之士云
曹溶曰苑洛韓氏洪範圖解亦釋九峰蔡氏書而作
程氏宗舜洪範内篇釋
九卷
存
宗舜自序曰蔡氏著洪範皇極八十一數始於原終於終
不越乎吉凶悔吝災祥休咎而已是故天地之所以肇人
物之所以生萬事之所以得失皆數也皆數則皆理也數
之體著乎形數之用妙乎理九峯因體而象其形於書因
用而闡其理於文其深有志於窮神知化者也視之洞極

潛虛之作相去大逕庭矣惜乎每數雖與月令相應而未言所以應之者每數有與上同功而未言所以同功者或有闕文而未暇語者或有遺數而未及詳載者天台謝氏以其享數弗遐釋數未備尚不能無俟於後之君子予深玩性學之餘不揣妄臆慨然言其所以應所以同功所以闕文遺數者庶幾天地之肇昭此也人物之生別此也萬事之得失辨此也遂成全書爲有志性學者一考證焉

蘇氏綽擬大誥

一篇

存

後周書蘇綽字令綽武功人爵美陽伯授大行臺度支尚書領著作兼司農卿自有晉之季文章競爲浮華遂成風俗太祖欲革其弊因魏帝祭廟羣臣畢至乃命綽爲大誥奏行之自是之後文筆皆依此體

王應麟曰蘇綽失誥近於莽矣太平所謂童牛角馬不今不古者與

經義考卷二百七十三終

後學歙縣方起運 復校

不古書與

王應麟曰韓愈上宰相書並答華陽太守張籍童子黃弟不合
奏計少白昊之少變文筆皆出此體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擬經七

王氏通續詩
十卷
佚

杜淹曰文中子續詩三百六十篇列爲十卷

黃氏省曾擬詩外傳
二卷
存

臯侯氏湛周詩

佚

晉書夏侯湛字孝若譙國譙人少爲太尉掾泰始中舉賢良對策中第拜郎中後選補太子舍人轉尚書郎出爲蜀王令居邑累年除中書侍郎出補南陽相遷太子僕惠帝即位以爲散騎常侍初湛作周詩成以示潘岳岳曰此文非徒溫雅乃別見孝弟之性

湛自序曰周詩者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邱由儀六篇有其義而亡其辭湛續其亡故云周詩也

世說夏侯湛作周詩成示潘安仁安仁曰此非徒溫雅乃別見孝弟之性

潘氏岳補亡詩

佚

葛洪曰近者夏侯湛潘安仁並作補亡詩

晉書潘岳字安仁滎陽中牟人早辟司空太尉府舉秀才出爲河陽令轉懷令調補尚書度支郎遷廷尉評楊駿引爲太傅主簿駿誅除名未幾選爲長安令徵爲博士尋爲著作郎轉散騎侍郎遷給事黃門侍郎

按潘黃門集秪有家風詩即葛稚川所云補亡詩也

束氏晳補亡詩

六首

存

晳自序曰晳與同業疇人肄修鄉飲之禮然所詠之詩或有義無辭音樂取節闕而不備於是遥想既往存思在昔

補著其文以綴舊制

王隱晉書束晳字廣微陽平人賈謐請爲著作郎嘗覽周成王詩有其義亡其辭惜其不備故作辭而補之

董說曰廣微補亡不過規摩二雅傳會小序於古聲詩之理未有當也

荀氏勗擬詩

六篇

存

宋書樂志晉荀勗造正旦大會行禮歌四篇其一曰於皇其二曰明明食舉樂東西廂歌十二篇其二曰賓之初筵其五曰烈文六曰猗與八曰振鷺

沈氏朗新添毛詩

四篇

闕

邱光庭序曰大中年中毛詩博士沈朗進新添毛詩四篇云關雎后妃之德不可爲三百篇之首蓋先儒編次不當爾今別撰二篇爲堯舜詩取虞人之箴爲禹詩取大雅文王之篇爲文王詩請以此四詩置關雎之前所以先帝王而後后妃尊卑之義也朝廷嘉之夫沈朗論詩一何狂謬新添四詩爲風乎爲雅乎爲風也則不宜歌帝王之道爲雅也則不可置關雎之前非惟首尾乖張實亦自相矛盾其爲妄作毋乃甚乎

邱氏光庭補新宮詩

三章

存

光庭序曰新宮成室也宮室畢乃祭而落之又與羣臣賓客燕飲謂之成也　又曰昭二十五年左傳叔孫昭子聘於宋公享之賦新宮又燕禮升歌鹿鳴下管新宮今詩序無此篇蓋孔子反魯之後其詩散逸採之不得故也三百之篇孔子既已刪定子夏從而序之其序不冠諸篇別爲編簡縱其辭尋逸則厥義猶存若南陔白華之類故東哲得以補之惟此新宮則辭義俱失苟非精考難究根原按新者有舊之辭也新作南門新作延廄是也宮者居處燕遊宗廟之總稱也士爲城絳以新其宮梁伯溝其公宮居處之宮也楚之章華晉之虒祁燕遊之宮也成三年新宮災廢朝之宮也然則正言新宮居處之宮也蓋文王作豐之時新建宮室宮室初成而祭之因之以燕賓客謂之爲考考成也若宣王斯干考成室之類是也亦謂之落落者以酒澆落之也若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類是也因此之時詩人歌詠其美以成篇章故周公采之以燕享歌焉必知此新宮爲文王詩者以燕禮云下管新宮下管者堂下以笙奏詩也鄉飲酒禮云工升而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歌訖笙入立於堂下奏南陔白華華黍笙之所奏例皆小雅皆是文王之詩新宮既爲下管所奏正與南陔事同故知爲文王詩也知非天子詩者以天子之詩非宋公所賦下管所奏故也知非諸侯詩者以諸侯之詩不得入雅當在國風故也知非禰廟詩者以禰廟之詩不可享賓故也知非燕遊之宮詩者以燕遊之宮多不如禮其

詩必當規刺規刺之作是爲變雅享賓不用變雅故也由此而論則新宮爲文王之詩亦已明矣或問曰文王既非天子又非諸侯爲何事也答曰周室本爲諸侯文王身有聖德當殷紂之代三分天下之衆二分歸周而文王猶服事紂武王克殷之後謚之曰文追尊爲王其詩有風焉周召南是也有小雅焉鹿鳴南陔之類是也有大雅焉大明棫樸之類是也有頌焉清廟我將之類是也四始之中皆有詩者以其國爲諸侯身行王道薨後追尊故也新宮既爲小雅今依其體以補之云爾

補茅鴟詩

四章

存

光庭序曰茅鴟刺食祿而無禮也在位之人有重祿而無禮度君子以爲茅鴟之不若作詩以刺之　又曰襄二十八年左傳齊慶封奔魯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汜祭穆子不說使工爲之諷茅鴟杜元凱曰茅鴟逸詩刺不敬也凡詩先儒所不見者皆謂之逸不分其舊亡與刪去也臣以茅鴟非舊亡蓋孔子刪去耳何以明之按襄二十八年孔子時年八歲記曰男子十年出就外傅學書記十有三年學樂習詩舞論語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則慶封奔魯之日與孔子就學之年其閒相去不遠其詩未至流散況詩禮盡在魯國孔子賢於叔孫豈叔孫尚得見之而孔子反不得見也由此而論茅鴟之詩不合禮又爲依孔子刪去亦已明矣或曰安知新宮不爲刪去耶答曰新宮爲周公

所收燕禮所用不與茅鴟同也曰茅鴟爲風乎爲雅乎曰
非雅也風也何以言之以叔孫大夫所賦多是國風故也
今之所補亦體風焉
胡震亨曰邱光庭吳興人國子太學博士
淳化鄉飲酒詩
三十三章
存
按淳化中鄉飲酒禮歌詩三十三章鹿鳴六章南
陔二章嘉魚八章崇邱二章關雎十章鵲巢六章
其辭皆別撰見宋史樂志
鄭氏剛中補南陔詩
五章
存載北山集
鄭氏僖補白華詩
三章
存載鐵網珊瑚
潘耒曰元饒州路總管王都中父閩國忠愍公以至元甲
申俠日本歿於難訃聞於京都中時七齡母張普貴以守
節自誓祝髮於京之淨垢寺及卒像設之筵餅簪丹茶兩
旬浹矣其花半萎中有一蕚天然融結狀類桃實非花非
果玉質穀章宛分三脈日漸以腴內外映徹如淨琉璃乃
命工寫爲圖國史編修章嘉爲之作傳一時題識贊詠者
二十人而東嘉鄭僖補白華三章以美都中之孝感焉
朱氏載堉補笙詩

六篇

存

載堉自序曰笙詩六篇雖亡推之於理亦可補焉譬如冬官之篇亡而以考工記補之格致之傳亡而以程子之意補之夫考工記之與程子之意皆與本文不類而補之亦未爲害何獨於詩靳之不敢補哉南陔等篇前賢多補之者如夏侯湛之作今存一章可考而不見其全文惟束廣微之作備載於文選者是也裴耀卿守宣州歌此詩觀者感泣豈即束氏所補者歟抑夏侯氏所補者歟夏作見劉孝標世說註其辭曰既殺斯虔仰說洪恩夕定晨省奉朝侍昏宵中告退鷄鳴在門孳孳恭誨夙夜是敦潘岳見是詩曰此非徒溢雅乃別見孝悌之性以今觀之其意固善矣其語頗重複晨昏夙夜只是一義束詩亦無甚動人處豈能令感泣乎閒嘗效顰爲之

陸氏世儀詩鑑

十卷

未見

盧氏辯六官述

闕

後周書初太祖欲行周官命蘇綽專掌其事未幾而綽卒乃令辯成之於是依周禮建六官置公卿大夫士并撰次朝儀車服器用多依古禮革漢魏之法事並施行今錄辯所述六官著之於篇天官府地官府春官府夏官府秋官府冬官府史雖具載文多不錄

皮氏日休補周禮九夏歌

九篇

存

日休自序曰周禮鐘師掌金奏凡樂事以鐘鼓奏九夏按鄭康成注云夏者大也樂之大者歌有九也九夏者皆詩篇名頌之類也此歌之大者載在樂章樂崩亦從而亡是以頌不能具也嗚呼吾觀之魯頌其古也亦已久矣九夏亡者吾能頌乎夫大樂既去至音不嗣頌於古不足以補亡頌於今不足以入用庸何頌乎頌之亡者俾千古之下鄭衛之內窈窈冥冥不獨有大卷之一章乎

王氏韶之擬肆夏詩

存

宋書樂志王韶之造四廂樂歌五篇一曰肆夏

南齊書樂志元會大饗四廂樂齊微改革多仍宋舊辟其臨軒樂亦奏肆夏

隋書樂志北齊元會大饗賓入門四廂奏肆夏

古今樂錄曰周禮王出入奏王夏賓出入奏肆夏肆夏本施之於賓王出入不應奏肆夏也

王氏彥威續曲臺禮

唐志三十卷

佚

按紹興續到闕書目亦有之

程氏榮秀翼禮

佚

徽州府志程榮秀字孟敷休寧人延祐中嘉興路儒學教授以家禮出文公歿後復取文公言行有涉於禮者爲翼禮以傳後仕至江浙提舉副提舉

張氏一棟居家儀禮

未見

高圮曰張一棟字起東平和人萬歷丙戌進士官至姚安知府

楊氏廉擬鄉飲酒禮

一卷

未見

廉自序曰廉讀儀禮鄉飲酒篇因記伊川程夫子之言曰不席地而倚卓不手飯而匕箸皆聖人隨時之義以是知古不必深泥也乃潛求其不大戾者而擬議焉第不知好禮之士以爲何如耳

陶氏潛鞠小正僞本

一卷

存

馮京第序曰予每從市肆閱書歲乙亥得鞠小正一篇於淮西市題曰晉陶淵明著其言簡而覈似爲晉宋人作世之推求鞠故實者必稱淵明然則種鞠東籬下故能究其理而盡其法者也其書以秋九月爲正儻亦不奉宋正之微旨耶鞠記黃葉本諸夏正柳黃魏統之色也晉所從受代子滅則思母而宋運故當用魏德勝之爾又鞠窮也華事至此而窮其歎身與國之窮乎淵明之俯仰感興於一

鞠有以夫古人之意不必如是然是乃古人之意也其大小注論種植法甚詳不定爲誰注然後之愛鞠者求之此一卷書足矣古人爲學祀先聖先師若以陶爲鞠聖得不以此書爲鞠師也哉他時三徑業成當倣茶竈祀桑苧翁於籬次畫葛巾遺像庶幾與鞠並蒙其福焉

按鞠小正一卷四明馮京第躋仲得之淮陰市託名陶淵明所作其書以秋九月爲正月序曰秋九月者鞠之乘時行令也故建以爲正謂之履端其終以秋八月始乎榮卒乎將發終則有始華之久與天地四時爲無窮也又有注論種植之法頗詳殆即躋仲游戲之作爾

皮氏日休補大戴禮祭法

一篇

存

日休序曰祭法曰法施於人則祀之咎繇作帝謩爲士師其道參乎舜禹不曰法施於人乎何祀典之闕哉祭法曰能禦大災則祀之堯舜之世山林蕃鳥獸暴益作虞也山林疏鳥獸鮮人民安不曰能禦大災乎何祀典之闕哉祭法曰以勞定國則祀之昔者周公輔武以寧殷亂佐成而定周業制禮樂立明堂不曰以勞定國乎何祀典之闕哉如以咎繇伯益之功小於舜禹不在祀典則契爲司徒而民成咎繇也冥勤其官而水死伯益也如以聖人制禮自有七廟不合列在祀典則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周公也如皆以功烈列於民者則吾之先師仲尼邁德於百王

垂化於萬代孰不若契爲司徒冥勤其官也哉日休懼聖人之文將亂而墜敢參補而附之

崔氏寔四民月令

隋志一卷

佚

隋書後漢大尚書崔寔撰

按四民月令其書雖佚而賈思勰齊民要術引之特多合以太平御覽所載好事者尚可捃拾成卷也

孫氏思邈千金月令

唐志三卷

佚

齊民月令

宋志三卷

佚

按齊民月令太平御覽引之

劉氏孝恭遯甲月令

十卷

佚

裴氏澄乘輿月令

唐志十二卷

佚

唐會要貞元十一年八月國子司業裴澄撰乘輿月令十二卷上之

劉氏先之兵家月令一作乎之又作定之

宋志一卷

佚

符氏彥卿行軍月令

宋志四卷

佚

王氏洪暉行軍月令

宋志四卷

佚

姚氏稱攝生月令圖

宋志一卷

佚

繆氏雲龍大月令

一卷

佚

袁氏以賢太乙月令

一卷

未見

徐氏獻忠山家月令

未見

獻忠自序曰經曰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至哉言乎小人俯仰所資其斯有道矣夫山原異土習尚各空濟以聞識協諸節候庶乎不失太平之政以符擊壤之化至於柴門洞啓牧豎前驅夕照光回篝燈自命公

蔬在枏濁酒可漉布被擁寒農書作枕足以怡神不知老至斯又衆之至樂也舍是而遠有所慕余所不能夫亦習而成性者耶

王氏士正水月令

一卷

存

士正自述曰曹縣古北亳地瀕大河其人習知水候偶得無名子水候占一卷其辭頗近古因稍刪次之爲水月令備河渠參攷焉

陽成氏脩樂經

佚

王充曰陽成子長作樂經思極窅冥之深非庶幾之才不能成也所謂卓爾蹈孔子之跡鴻茂參二聖之才者　又曰陽成子長樂經卓絶驚耳不述而作材疑聖人而漢朝不譏

李氏幼楚樂經

唐志三十卷

佚

房氏庶補亡樂書

宋志三卷

佚

曹學佺曰益州進士房庶曉音律宋祁田況薦之上其樂書名詣闕試祕書省校郎

余氏載中和樂經

二卷

未見

張萱曰元余載採集經典論樂語彙而爲書

湛氏若水補樂經

未見

若水自序曰補樂經何爲者也以樂經之缺而擬補之也樂記其傳也經亡而傳存猶幸告朔之餼羊也然而論其義理而遺其度數則樂之本廢矣夫禮樂一道也二禮之缺吾已正之經傳矣樂經之缺自吾四十而致意焉夫禮由心生者也樂由禮生者也禮主序樂主和序以致中和以致和序生於心和暢於外則樂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手舞足蹈樂所以盡神也以格神人以感上下以位天地以育萬物夫位育感格治之至也古之極也故古之明王之治天下必興禮樂三代而上以至黃帝堯舜之治皆由此道也漢唐而下治不如古非其人物之異也以禮樂之道廢焉耳夫禮之起在節文矣節文者禮之經也樂之起在度數矣度數者樂之經也節文者升降揖讓之謂也度數者律呂聲音之謂也予年耄耋矣幸天數之未盡撫素志而未酬乃在西樵隱居無事閒取諸家律呂之說而竊損益更張以文之擬爲古樂經一篇而以樂記諸見於載籍者列於後以爲之傳焉經以定其度數傳以發其義理而樂其可知矣有聖君賢相欲興禮樂者必於是乎有取焉或曰王通續經至今爲誚而吾子又有是作焉不亦取譏於天下後世矣

乎曰述之也非作之也擬之也非續之也夫何謂後有聖者斯知之矣

[illegible]

經義考卷二百七十五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擬經八

何氏承天春秋前傳

隋志十卷

佚

春秋前雜傳唐志作前傳雜語

隋志九卷唐志十卷

佚

晉史乘僞本

一卷

存

丁公著曰晉名春秋爲乘者取其善惡無不載

吾衍序曰晉史乘於劉向校讐未之聞余近年與楚史檮杌併得之誠奇書也不著作者名氏觀其篇目次第與晏子春秋相似疑出於一時雖桓文之事仲尼之徒不道而晉乘楚檮杌孔子修春秋多取之余嘉其書因錄之以備三史之目

胡應麟曰孟子稱晉之乘楚之檮杌檮杌今不可見而汲冢紀年所載事於晉獨詳其文與春秋類豈即孟子所謂晉乘者與自三晉之分此書入魏史氏遂以魏事繫之晉末蓋惠王之史所紀孟子所見必此元人有僞作晉乘楚檮杌者吾衍子行序謂一日併得之其書雜取左傳國語新序說苑中論文莊二作事節約成篇宋景濂王子充謂即衍所撰

楚書檮杌僞本

一卷

存

春秋文曜鉤曰楚立唐氏以爲史官

呂覽唐尚敵年爲史其故人爲唐尚願之唐尚曰吾非不得爲史也羞而不爲也

丁公著曰楚謂春秋爲檮杌者在紀惡而興善也

按晉乘楚檮杌隋唐宋志及崇文中興等目俱無之即明文淵閣書目亦未有不知何時何人爲此而託序於吾邱子行

又按于欽作齊乘張唐英作蜀檮杌乘與檮杌不可謂經然亦春秋之類附識於此

袁氏康吳氏平越絶書

十五卷

存

本事篇何謂越絶越者國之氏也何以言之按春秋序齊魯皆以國爲氏姓是以明之絶者絶也謂句踐時也當是之時齊將伐魯孔子恥之故子貢說齊以安魯子貢一出亂齊破吳興晉强越其後賢者辨士見夫子作春秋而畧吳越又見子貢與聖人相去不遠脣之與齒表之與裏蓋要其意覽史記而述其事也問曰何不稱越經書記而言絶乎曰不也絶者絶也句踐之時天子微弱諸侯皆叛於是句踐抑强扶弱絶惡反之於彰取舍以道沛歸於宋浮陵以付楚臨沂開陽復之於魯中國侵伐因斯衰止以其誠在於内感發於外越專其功故曰越故作此者貴其内能自約外能絶人也賢者所述不可繼絶故不爲記明矣後序維子胥之述吳越也因事類以曉後世著善爲誠譏惡爲誠句踐以來至乎更始之元五百餘年吳越相復見於今百歲一賢猶爲比肩記陳厥說畧有其人以去爲姓得衣乃成厥名有米覆之以庚禹來東征死葬其疆不直自斥託類自明寫精露愚畧以事類俟告後人文屬辭定自於邦賢以口爲姓承之以天楚相屈原與之同名明於古今德配顔淵時莫能與伏竄自容年加申酉懷道而終友臣不施猶夫子得麟覽覩厥意嗟歎其文於乎哀哉温

故知新述暢子胥以喻來今經世歷覽論者不得莫能達
焉猶春秋鋭精堯舜垂意周文配之天地著於五經齊德
日月比智陰陽詩之伐柯以己喻人後生可畏蓋不在年
以口爲姓萬事道也承之以天德高明也屈原同名意相
應也百歲一賢賢復生也明於古今知□□也德比顏淵
不可量也時莫能用籥口鍵精深自誠也猶子得麟正道
窮也姓有去不能容也得衣乃成賢人衣之能童之名有
米八政寶也覆以庚兵絶之也於乎哀哉莫言與也屈原
隔界放於南楚自沈湘水蠡所有也
崇文總目子貢撰或曰子胥舊有内記八外傳十七今文
題闕舛裁二十篇又載春申君疑後人竄定世或傳二十
篇者非是

陳振孫曰無撰人名氏相傳以爲子貢者小說家雜記
吳越事下及秦漢直至建武二十八年蓋戰國後人所爲
而漢人又附益之耳越絶之義曰聖人發一隅辨士宣其
辭聖文絶於彼辨士絶於此故曰越絶雖則云然終未可
曉也
張崇縉曰越絶復讐之書也
胡侍曰越絶書崇文總目云子貢撰或曰子胥撰陳氏書
錄解題云無撰人名氏相傳以爲子貢者非也其書雜記
吳越事下及秦漢直至建武二十八年蓋戰國後人所爲
而漢人又附益之者予按篇末叙則草創越絶者爲會稽
袁康而潤色之者乃同郡吳平耳又論衡按書篇有會稽
吳君高越紐錄意者君高即吳平之字越紐爲越絶之譌

也

田藝衡曰隋志越絶記十六卷崇文總目十五卷舊爲内紀者八爲外傳者十七馬氏通考云二十篇者非是葢左傳國語之流第作者之名不著曰賜見春秋發憤記吳越則明載於外傳之篇而序巳吳越賢者所作或曰子胥又曰後人述說其曰句踐以來至更始之元五百餘年吳越將復見於今是紀其時也百歲一賢猶爲比肩是紀其侶也以去爲姓得衣乃成厥名有米覆之以庚以口爲姓承之以天楚相屈原與之同名是紀其姓與名也禹來東征死葬其疆文屬辭定自於邦賢是紀其地也德配顔淵伏竄自容年加申酉懷道而終是紀其行與年也究而繹之義斯顯矣要之皆陳厥說者袁創於先而屬文定辭者吳成於後也豈斯人之徒當建武之末追痛中國之亡而句踐之祀忽諸故因越絶以成書邪

錢氏㸃續越絶書

二卷

存

按續越絶書二卷亡友錢穉茁避地白石樵林時所撰也其云得之石匣謂是漢吳平著蜀譙岍注葢詭託之辭上卷曰内傳本事吳内傳德序記子游内經外傳越後語西施鄭旦外傳下卷曰越外傳雜事別傳變越上別傳變越下内經雅琴考叙傳後紀序畧卜賜紀越絶成一家言袁康接之章句其篇文屬辭定又何續焉惟上紀春秋之獲麟

下逮更始之元是亦可謂好事矣

趙氏曄吳越春秋

隋志十二卷

存

中興書目吳越春秋十卷内吳外越以紀其事吳起太伯止闔閭越起無余止句踐

晁公武曰吳起太伯盡夫差越起無餘盡句踐内吳外越本末咸備

王應麟曰吳越春秋其屬辭比事皆不與春秋史記漢書相似蓋率爾而作非史策之正也

徐天祐曰曄去古未遠又山陰人故其綜述視他書所記二國事爲詳然不類漢文

錢福曰吳越春秋作於東漢趙曄後世補亡之書耳大抵本國語史記而附以所傳聞者爲之其大旨誇越之多賢以矜其故都而所編傳乃内吳而外越則又不可曉矣所載孔子子貢事不可據而其謀則在當時游說之至高者也若胥之忠蠡之智種之謀包胥之論策孫武之論兵越女之論劒陳音之論弩句踐臣吳之別辭伐吳之戒語五大夫之自效世亦何可少哉

張氏遐吳越春秋外紀

佚

楊氏方吳越春秋削繁

隋志五卷

佚

皇甫氏遵吳越春秋傳

隋志十卷

佚

崇文總目初趙曅爲吳越春秋十卷其後有楊方者以曅所撰爲繁又刊削之爲五卷遵乃合二家之書考定而注之

樂氏資春秋後傳

隋志二十一卷 唐志三十卷

佚

隋志晉著作郎樂資撰

劉知幾曰晉著作郎樂資采二史撰爲春秋後傳其書始於周貞王續前傳魯哀以後至王赧入秦又以秦文王繼周終於二世合作三十卷

按初學記引春秋後傳文云秦穆公將用三人囚於內宮又云張孟談謂趙襄子曰臣聞董安于之在晉陽公宮之垣皆荻蒿又云赧王三十八年秦始作浮橋於河又水經注引後傳文云使者鄭客入柏谷關至平舒望見華山有素車白馬問鄭客安之答曰之咸陽過鄗池曰吾華山君使願託書致鄗池君子之南陽過鄗池見大梓下有文石取以扣梓當有應者以書與之勿妄發致之得所欲鄭客行至鄗池見一梓下果有文石取以款梓應曰諾鄭客如睡覺而見宮闕若王者之居焉謁者出受書入又見頃聞語聲言祖龍死

劉氏允濟魯後春秋

唐志二十卷

佚

唐書劉允濟中宗時遷著作佐郎采魯哀公後十二世接戰國爲魯後春秋獻之允濟嘗曰史官善惡必書使驕主賊臣懼此權顧輕哉而班生受金陳壽求米僕乃視之如浮雲爾

裴氏光庭等續春秋經傳

佚

唐書開元中裴光庭拜侍中兼弘文館學士又引壽安丞李融拾遺張琪著作司馬利賓直弘文館撰續春秋經傳約周公舊規依仲尼新例自戰國迄隋上自周敬王下至有隋請天子修經光庭作傳書久不就

冊府元龜開元二十年三月丁卯奏上

李氏槩戰國春秋

隋志二十卷

佚

陸氏賈楚漢春秋

漢志九篇隋志九卷

佚

後漢書漢興定天下太中大夫陸賈記錄時功作楚漢春秋九篇

劉知幾曰呂陸二氏各著一書惟次篇章不繫時月此乃子書雜記而皆曰春秋

司馬貞曰記項氏與漢高初起及惠文閒事

洪邁曰陸賈書當時事而所言多與史不合

按楚漢春秋顏師古漢書注李善文選注皆引之則唐時尚存又太平御覽亦引之則宋初猶未亡也

何氏英漢德春秋

十五卷

佚

蜀中著作紀漢何英著英郫人何武弟也與成都楊申俱通經緯

孔氏衍漢春秋

唐志十卷

佚

後漢春秋

唐志六卷

佚

漢魏春秋

隋志九卷

佚

胡氏旦漢春秋

通志一百卷

佚

漢春秋問答

通志一卷

佚

國史志胡旦漢春秋百卷問答一卷因四百年行事立褒貶以擬春秋淳化五年旦自言願給借館吏繕寫帝曰卷貶出於胸臆豈得容易流傳祥符三年謝泌又爲言敕襄州給紙寫天聖中獻之仁宗稱歎遷旦祕書監

鄭樵曰問答者旦與門人郄羽問答

宋實錄祥符三年十二月襄州言通判司封外郎胡旦撰漢春秋百卷詔給札錄進

玉海天聖元年九月十六日中書門下言胡旦先撰漢春秋一百卷久未進入詔令本州遞進二年二月癸亥州以旦書上進上稱歎之以祕書監致仕命一子爲京官初旦上所撰漢春秋一百卷上因問旦著書本末宰臣王欽若曰太宗朝進士第一人詞學精博嘗謂三代之後惟漢得正統因四百年行事立褒貶著此書以擬春秋上稱歎故有是命初旦斲大硯方五六尺既而埋之且刻曰胡旦修漢春秋硯云

梁氏固漢春秋

佚

山東通志梁固鄆城人字仲堅灝之子嘗著漢春秋初以灝蔭賜進士出身祥符初擢甲第累官著作郎直史館

袁氏曅獻帝春秋

隋志十卷

佚

司馬氏彪九州春秋

隋志十卷

佚

晉書彪字紹統高陽王睦之長子也泰始中爲祕書郎轉丞作九州春秋以爲先王立史官以書時事載善惡以爲沮勸撮教世之要也是以春秋不修則仲尼理之關雎既亂則師摯修之前哲豈好煩哉蓋不得已故也漢氏中興訖於建安忠臣義士亦以昭著而時無良史記述煩穢譙周雖已刪除然猶未盡安順以下亡缺者多彪乃討論衆書掇其所聞起於世祖終於孝獻編年二百錄世二十通綜上下旁貫庶事爲記志傳凡八十篇

劉知幾曰漢氏失馭英雄角力司馬彪錄其行事爲九州春秋州爲一篇合爲九卷尋其體統亦近代之國語也

十興書日紀漢末州郡之亂司冀兖青徐荆揚涼幽冬一篇彪高陽王睦之長子專精學術泰始中爲祕書丞

陳振孫曰晉司馬彪紹統撰記漢末州部之亂凡盜賊僭叛皆紀之

劉氏峻九州春秋鈔

一卷

佚

右見胡元瑞經傳會通

凌氏準漢後春秋

佚

柳宗元曰凌君宗一著漢後春秋二十餘萬言

浙江通志凌準富陽人官翰林學士

土氏希聖續漢春秋

佚

戴表元曰始余考論古今統系於周漢絶續之交三國南北朝五代離合之際未嘗不反覆疑之也乃至於今承學之士皆能黜魏遠吴尊蜀而進之則以子朱子通鑑綱目之作有以補司馬公之未及焉然自朱説大明學者遂謂司馬本書爲不能出此而訾之者何不諒其創之之難也葢司馬公之於系魏也既言之曰吾書起威烈訖後周記事不得不屬紀年紀年不得不承舊史故乃傳述爲文而使觀者自詳焉非立褒貶之法撥亂反正如春秋然也朱子之綱目進於是矣又不過曰綱鑑也目録也舉要也補遺也詳簡之不中也記識之不强也緣本書爲之義例焉非斷斷然自行一書曰我行春秋之事也余讀其書而感之昔者夫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其於春秋固魯史策書而自孟氏以來皆謂夫子作春秋葢當時夫子老矣雖作春秋可以無辭也通鑑之事弘於魯史綱目之心儉於春秋而二公敬古尊賢謹重忠恕藹乎有君子之道矣然而詳焉者以使擇嚴焉者以使守生乎百世之下聞乎二公之説其爲幸也不既多乎王君希聖與余年相伯仲才敏十倍於余示教所作續漢春秋若干言不特發陳壽之膏肓助鑿齒之墨守嚴辟正氣真司馬公之忠臣而視朱子又所謂于湯有光者也病困勦瘵之中諷讀併日爲之作興顧辱不鄙見需序引歉縮再三莫知所發獨其鈍質有於通鑑綱目之書惓惓不能遽釋者題梗槩於卷後而

歸之雖然余於希聖有朋友之義資多聞以蓄德俟餘力以學文方願相以勉焉

孫氏盛魏氏春秋

隋志二十卷

佚

劉知幾曰魏京兆魚豢私撰魏畧事止明帝其後孫盛撰魏氏春秋王隱撰劉記張勃撰吳錄異聞閒出 又曰孫盛魏晉二陽秋每書年首必云某年春帝正月夫年既編帝紀而月又列帝名以此而擬春秋所謂貌同而心異也

孫氏壽魏陽秋異同

唐志八卷

佚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擬經九

孫氏盛晉陽秋

隋志三十二卷 唐志二十二卷

佚

晉書孫盛著晉陽秋辭直理正亦書枋頭之事桓溫見之怒其子請刪改之盛不可子遂私改之太元中孝武博求異聞始得別本於遼東考校多不同書遂兩存

中興書目晉陽秋本二十二卷今止存宣帝一卷懷帝下一卷唐人所書康帝一卷餘亡盛不名春秋而曰陽秋者

避鄭太后名也

周密曰簡文鄭后諱阿春故以春秋爲陽秋

習氏鑿齒漢晉陽秋

隋志四十七卷唐志五十四卷

佚

檀道鸞曰鑿齒少而博學才情秀逸溫甚奇之自州從事歲中三轉至治中後以忤旨左遷戶曹參軍衡陽太守在郡著漢晉春秋斥溫覬覦之心也

世說習鑿齒史才不常宣武甚器之未三十便用爲荆州治中後至都見簡文忤旨出爲衡陽郡於病中猶作漢晉春秋品評卓逸

晉書桓溫覬覦非望鑿齒著漢晉春秋以裁正之起漢光武終於晉愍帝於三國之時蜀以宗室爲正魏武雖受漢禪晉尚爲篡逆至文帝平蜀乃爲漢亡而晉始興焉凡五十四卷

鄧氏粲晉陽秋

唐志三十二卷

佚

晉書粲長沙人少以高潔著名不應州郡辟命荆州刺史桓沖請爲別駕

檀氏道鸞續晉陽秋

隋志二十卷

佚

隋志宋永嘉太守檀道鸞撰

劉知幾曰晉江左史官自鄧粲孫盛王韶之檀道鸞已下相次繼作遠則偏記兩帝近則惟序六朝　又曰道鸞好出奇語

蕭氏方等　三十國春秋

隋志三十一卷唐志三十卷

佚

隋志梁湘東世子蕭方等撰

梁書忠壯世子方等字實相世祖長子也時河東王爲湘州刺史不受督府之令方等乞征之世祖拜爲都督令率精卒二萬南討至麻溪河東王率軍逆戰方等擊之軍敗溺死

劉知幾曰劉石等稱制各有國家實同王者晉世臣子此諸羣盜忘夫至公至蕭方等始存諸國名謚僭帝者稱之以王

中興書曰方等采削諸史以晉爲主附列漢劉淵以下二十九國又取吳孫皓事起宣帝訖恭帝

王應麟曰方等梁元帝子爲三十國春秋通鑑晉元興三年引方等論綱曰但云蕭方誤削等字

楊慎曰佛氏有方等經猶云平等世界也故蕭氏取以爲名

按今刊本新舊唐書宋史通志晷皆削去等字矣

武氏敏之　三十國春秋

唐志一百卷

佚

崔氏鴻十六國春秋

隋志一百卷唐志一百二十卷

佚

北史後魏崔鴻以劉元海石勒慕容雋符健慕容垂姚萇慕容德赫連勃勃張軌李雄呂光乞伏國仁禿髮烏孤李暠祖渠蒙遜馮跋等並因世故跨僭一方各有國書未有統一鴻乃撰爲十六國春秋勒成百卷因其舊記時有增損褒貶鴻二世仕江左故不錄晉劉蕭之書稽以長歷考諸舊志又別作序例一卷年志一卷凡一百二卷

劉知幾曰崔鴻鳩諸僞史聚成春秋其所列者十有六家魏收以鴻世仕江左故不錄司馬劉蕭之書今觀鴻書之紀綱皆以晉爲主亦猶班書之載陳項必繫漢年陳志之述孫劉皆宗魏世　又曰魏世黃門侍郎崔鴻考覈衆家辨其同異除煩補闕錯綜綱紀易其國書曰錄主紀曰傳謂之十六國春秋鴻始以景明之初求諸國逸史逮至始元年鳩集稽備而以猶闕蜀事不果成書推求十有五年始於江東購獲乃增其篇目勒爲十卷鴻沒後永安中其子繕寫奏上請藏諸祕閣由是宣布大行於時

國史志鴻書世有二十餘卷舊志乃五十卷蓋獻書者妄分篇第

晁說之曰司馬公休言溫公所考十六國春秋非崔鴻全書

按今世所傳十六國春秋乃後人采晉書北史冊府元龜太平御覽等書集成之非原書也

杜氏延業晉春秋畧

唐志二十卷

佚

延業自序曰蕭方等采削羣史著三十國春秋囊括兩晉之言網羅諸國之事以晉國爲主附列二十九國延業刪緝題曰晉春秋畧

晁公武曰唐祕書省正字杜延業撰自王隱而下諸書及諸僭僞傳記皆所詳究而以蕭方等三十國春秋刪緝爲此書館閣書目作杜光業撰按唐志亦曰延業考新舊史他無所見未詳何時人

趙希弁曰右隋祕書省正字杜延業所述載唐書藝文志中興書目唐祕書省正字杜光業撰并序起晉宣帝訖恭帝一百五十六年以後魏崔鴻撰十六國春秋尚未究盡梁蕭方等著三十國春秋以晉爲主附列二十九國采集爲廣遂加刪緝號曰晉春秋畧凡一百八萬餘言

王氏範交廣春秋

佚

裴松之曰太康八年廣州大中正王範上交廣二州春秋

索氏綏涼國春秋

五十卷

佚

崔鴻曰綏字士艾燉煌人舉孝廉爲尼室祭酒母喪去官又舉秀才著涼國春秋五十卷以著述功封平樂亭侯

劉知幾曰張駿命其西曹邊瀏集內外事以付秀才索綏

作涼國春秋五十卷

鮑氏衡卿宋春秋

唐志二十卷

佚

王氏琰宋春秋

隋志二十卷

佚

隋志梁吳興令王琰撰

吳氏均齊春秋

隋志三十卷

佚

隋志梁奉朝請吳均撰

劉知幾曰梁奉朝請吳均表請撰齊史乞給起居注并敕臣行狀有詔齊氏故事布在流俗聞見既多可自搜訪均遂撰齊春秋三十篇其書稱梁帝爲齊明佐命帝惡其實詔燔之然其私本竟能與蕭氏所撰並傳於後　又曰春秋嗣子諒闇未踰年而廢者既不成君故不別加篇目是以魯公十二惡視不預其流及秦之子嬰漢之昌邑咸亦因胡亥而得記附孝昭而獲聞而吳均齊春秋乃以鬱林爲紀事不師古何滋乖之甚與　又曰春秋三傳並興各釋經義如公羊傳屢云何以書記其事也此則先引經語而繼以釋辭勢使之然非史體也而吳均齊春秋每書災變亦曰何以書記異也夫事無他議言從已出輒自問而自答豈是叙事之體

裴氏子野齊梁春秋

佚

南史裴子野撰齊梁春秋始草創未就而卒

蔡氏允恭後梁春秋

唐志十卷

佚

舊唐書蔡允恭荆州江陵人仕隋歷著作佐郎起居舍人貞觀初除太子洗馬撰後梁春秋十卷

姚氏士粦後梁春秋

二卷

存

李作舟序曰余讀姚子所著後梁春秋而知奪嫡之不祥仁賢之有後天道若陰爲劑量不爽眉髮者吁可畏也蓋六代賢胄無過昭明不幸以一眚慙沒嫡冢失嗣至有梁神器一歸之簡文再歸之孝元兩君固皆武帝子也藉令天意而在兩君則當使之長有天下子孫永享顧兩君無論身死人手而聯翩血胄斬刈不翅草菅孝元兇忍固宜簡文儒弱而諸子斷割尤苦僅僅遺一大國豈梁武奪嫡之際簡文亦不無陰計於其閒邪乃宣帝父子則雖羈棲一旅直以彈丸荆土依託周魏用抗彊陳者三十餘載而兩主稱帝諸子爲王昆孫蕃衍七葉宰相與唐盛衰終始豈非上天明戒奪嫡黙報仁賢之意乎更觀一時爲孝元破長沙害河東者莫僧辯若也而僧辯之死似實假手霸先至於後梁股肱若蔡王岑柳諸姓莫不顯著隋唐而文

本亦復作相天意從可知矣此意冥祕千古未有能道之者適濮陽明府以此書相示因共謀梓使此意灼然昭垂於千百年後且謂姚子編述是書不獨在繼絶存亡已也姚子名士粦經生而貧力於古者尚有西魏春秋余爲廩之以需其成萬歷丁未

顔欲章序曰後梁春秋者何曰姚子以親親而尊尊賢賢而惡惡内内而外外續梁統也親親者何宣帝爲梁武孫昭明子於派爲嫡於名爲順簡文孝元處非其據咸以凶終帝以三世嗣梁歷載三十有三神明之胄可無統乎尊尊者何陳氏偷有神器僭假名號然梁有一日未亡之胤則有一日未亡之號故其上則有帝后太子諸王下則有公侯令僕文武以及即位崩薨贈謚之法雖小朝廷可無

位號乎賢賢者何釋裴政之誅昭忠也聽柳遐之歸旌孝也蔡大有李廣許孝敬書官書死明節也來徵沈重崇儒也歸我三州美字小也惡惡者何張纘伏誅惡禍本也還師江陵殺河東王譽罪孝元也帝殺殷亮明宇文殺也復置江陵總管著隋志也内而外外者何華皎内附與其歸也城安湘伐公安不克我所宜讐也吳明徹章昭達入寇統在我也客星犯楚熒惑犯太微天象在梁也所謂内也陳篡梁而不備書讐相篡也周魏之際陳氏諸主僅各一書所謂外也若夫太清三年梁猶未亡尋繼以魏之大統此從先帝志也實所以明孝元之無父也何也宣帝以賢儲宗胤不容於孝元將駢首就戮若河東桂陽則蕭氏宗脈無噍類矣不得已而附魏以全宗也附魏則書魏統

也孝元以全楚兵力樂其父兄之危擁兵不下第與宣帝兄弟讐殺坐致父兄死於逆景之手固不得爲人君且不得爲子爲弟爲臣三綱絶矣是梁不亡於敬帝而亡於孝元矣書以魏統葢用王通氏以元嘉遇弑其後不復備書以魏太和繼之之義也此余以春秋之義許姚子以尊尊而親親賢賢而惡惡内内而外外續梁統之說也

吳氏兢唐春秋

唐志三十卷

佚

唐書本傳兢景龍間任史事時武張監領事多不實兢不得志私撰唐書唐春秋未就至開元中匄官筆札冀得成書詔兢就集賢院論次後貶荆州司馬以史章自隨蕭嵩領國史遣使者就兢取書得六十餘篇

唐會要開元十四年七月六日左庶子吳兢奏臣潛心積忍别撰唐書九十八卷唐春秋三十卷用藏私室歷二十餘年尚刊削未就於是彌綸舊紀重加删緝雖文則不工而事皆從實斷自隋大業十三年迄於開元十四年春三月即皇家一代之典盡在斯矣詔兢就集賢院論次俄令就史館其書未就兢遷荆州司馬上令中使往荆州取得五十餘卷

寄氏述唐春秋

唐志三十卷

佚

唐書本傳述舉進士時方少考功宋之問曰童子何業述

曰性嗜書所撰唐春秋三十篇未畢他惟命之問曰本求茂才乃得還固遂上第

陸氏長源唐春秋

唐志六十卷

佚

孫樵曰陸長源唐春秋乃編年雜錄掇其潔切脩獨可以示懲勸

郭氏昭慶唐春秋

三十卷

佚

南唐書郭昭慶廬陵人博學能自力著唐春秋三十卷保大中補揚子尉後主時擢著作郎

趙氏聰唐春秋

五十卷

佚

包氏諝河洛春秋

唐志二卷

佚

唐志注記安祿山史思明事

鄭樵曰起安祿山叛訖史朝義敗

陳振孫曰唐祥州司功包諝撰記安史之亂

尹氏洙五代春秋

通志二卷讀書附志五卷

存

趙希弁曰右河南先生尹洙師魯所作也由梁太祖開平元年四月甲子迄於周顯德七年正月甲辰

王氏軫五朝春秋

宋志二十五卷

佚

玉海景祐三年七月工部郎中王軫直祕閣軫上五朝春秋二十五卷託始於吳越特擢之

吳氏任臣十國春秋

十卷

存

魏禧序曰錢塘吳任臣撰十國春秋成以示寧都易堂魏禧而屬之序禧不敏不敢辭於是序之曰史才之難也久矣世之言史者率右司馬遷而左班固禧嘗以謂遷當以文章雄天下史之體則固爲得蓋史主記事固詳密於體爲宜遷則主於爲文而已文欲畧而後工者則勢不得更詳而歐陽修五代史亦於事爲畧至十國尤不備任臣生七八百年之後傳聞濶絶書籍散亡毅然起而補之其功甚鉅事亦最難禧讀其書采擇詳博而精於辨覈爲文明健有法自史記漢書五代史而外豈亦有能先之者哉禧惟天下之勢分之久則必合合之久則必分而其自合而之分也天下魚潰肉爛不可收拾當時所號爲豪傑者非有殊尤絶異之才其德力皆不能相一峻法重歛戰爭不休生民之苦於是爲極然吾嘗觀分崩之際其人才每爲特盛蓋天下之治禮法明而風俗厚人心安和雖有奇才

異能皆帖首抑志以就繩墨及其亂也憤鬱而思動鋌而走險上焉者紀綱法度不立而其下得肆志妄作以自盡其才故自周秦之末以及五代莫不有特起之英踔厲沈深自奮於功名王侯將相皆以智力相取而非有倖得當其時有大力者出而驅之則合無大力者驅之則分彼帝制自爲角立爭雄長者要皆韓彭馮鄧秦李曹石之流亞然後知天下蓋無時而無才顧所以用之者何如耳分崩之際最不足數莫如後五代而十國中人才可觀者既已如是任臣是書豈獨補古史之闕取備見聞云爾哉士不幸生其時當思所以自奮毋徒碌碌以苟全性命爲自得且觀其得則知十國之能分者何在觀其失則知十國之終於分而不能合者何故夫能以智力爭城畧地而不知定天下之有規模能屈志協力以得將士之用而不能深仁厚澤以得民心嗚呼此有志之士所爲掩卷長太息者也任臣志行端慤博學而思深著有山海經廣注字彙補已版行而是書關係古今尤大惜無有能授之梓人以傳於世者傳曰人之欲善誰不如我吾知其必有望矣

苟氏廷詔蜀國春秋

存

按苟氏蜀國春秋予幼時見川中刻本經亂先人遺書盡失不能記其卷目體例矣苟氏名廷詔字宣子華陽人崇禎十六年進士

宋志二十卷

佚

宣子韓起入魯觀書見魯春秋曰魯之所以王者周公之德也今魯之德衰而典籍猶在王道之興由是觀之天之將興魯其庶乎

對范宣子論魯春秋曰魯之所以王者周公之德也今魯之德衰而典籍猶在王道之興由是觀之天之將興魯其庶乎

答孔子論魯春秋曰人之於善不成其必有望矣

子張問曰書闕有間今文大都無有脩飾文辭人必有心乎

子曰書之所論載者大事也人之所為有大事必有心焉

經義考卷二百七十七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擬經十

晏氏嬰晏子春秋

漢志八篇 隋志七卷 中興書目十二卷

存

柳宗元曰疑墨子之徒有齊人者為之

中興書目晏子春秋十二卷或以為後人采嬰行事為書

故卷頗多於前志

高似孫曰孔子刪詩而魯頌居周商之中孔子定書而費誓秦誓在周書之後下僭上臣逼君禮義銷微制度掃地

聖人無所施其正救而猶惓惓詩書至於世日益亂分日益陵三綱五常斁喪乖紊天地之變有不可勝言者而春秋作矣春秋所書莫大於齊晉之霸齊晉之霸莫雄於管仲之謀周室法度爲之蕩然其爲術至慘也至無道也其遺患天下後世者仲也三歸反坫仲於禮也何有以此謀國國安得正而況背義違禮桓公惟甚君臣之際不亦陋乎不特是也自太公疆於齊至於宣公蓋二十三傳矣而弑死十有一嗚呼何其甚亂也獻公殺其兄襄公淫其妹懿公宣公皆以淫惡而見弑當是時禮亡義隳豈復知有君臣上下之分哉在景公時齊之爲齊趨於弱入於危矣公燕羣臣謂無爲禮是何其言之謬法之蕩也晏子蹴然進曰君言過矣羣臣固欲君之棄禮也力强足以勝其長勇多足以殺其君而禮不使也戰國之汚有臣如此亦庶幾焉然而田氏之宗世執齊政賣恩斂惠以懷其民民亦忘齊而歸田氏禮之素蕩義之素蕩魚爛氷銷有不可禦誦晏子之語究晏子之心豈不哀哉孟子曰一齊人傅之衆楚人咻之

按諸家春秋不盡擬經然既託其名不容不錄若葛立方之韻語陽秋崔銑之文苑春秋緣附不倫斯去之

虞氏卿春秋

漢志十五篇

佚

孔叢子虞卿著書名曰春秋魏齊曰無然也春秋孔聖所

以名經也今子之書大抵遊說而已亦以爲名何答曰經者取其常事也可常則爲經矣且不爲孔子其無經乎

司馬遷曰趙孝成王時其相虞卿著書上采春秋下觀近世曰節義稱號揣摩政謀凡八篇以刺譏國家得失世傳之曰虞氏春秋

李氏失名春秋

漢志二篇

佚

呂氏不韋春秋

隋志二十六卷

存

司馬遷曰不韋爲相食客三千人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天下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爲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以爲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布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延諸侯遊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者與千金

高誘序畧曰不韋集儒書使著其所聞爲十二紀八覽六論訓解各十餘萬言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名爲呂氏春秋暴之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有能增損一字者與千金時人無能增損者誘以爲時人非不能也蓋憚相國畏其勢耳然此書所尚以道德爲標的以無爲爲綱紀以忠義爲品式以公方爲檢格與孟軻孫卿淮南揚雄相表裏也是以著在錄畧誘正孟子章句作淮南孝經解畢訖家有此書尋繹按省大出諸子之右既有脫誤小儒又以私意

改定猶慮傳義失其本眞少能詳之故復依先師舊訓輒乃爲之解焉以述古儒之旨凡十七萬三千五十四言

孔穎達曰呂氏說月令而謂之春秋事類相近焉爾

中興書目是書凡百六十篇以月紀爲首故以春秋名書

晁公武曰呂氏春秋暴之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有能增損一字者予之時人無增損者高誘以爲非不能也畏其勢耳昔張侯論爲世所貴崔浩五經注學者尚之二人之勢猶能使其書傳如此況不韋權位之盛學者安能忤其意而有所更易乎誘之言是也然十二紀者本周公書後儒著於禮記尚矣而目之爲呂令者非也

呂祖謙曰不韋春秋成於始皇八年有曰維秦八年歲在涒灘秋甲子朔朔之日良人請問十二紀此其書成之歲月也

韓彥直序曰士之傳於天下後世者非徒以其書夫子之聖則書宜傳孟子亞聖則書宜傳過是而以書傳者老聃以虛無傳莊周以假寓傳屈原以騷傳荀卿以刑名傳司馬遷以史傳揚雄以法言傳班孟堅以續史遷傳然槩之孔孟宜無傳而皆得竝傳者其人足與也呂氏春秋言天地萬物之故其書最爲近古今獨無傳焉豈不以呂不韋而因廢其書邪愈久無傳恐天下無有識此書者於是序而傳之

蔡伯尹跋曰漢興高堂生后蒼二戴之徒取此書之十二紀爲月令河閒獻王與其客取其大樂適音爲樂記司馬遷多取其說爲世家律歷書孝武藏書以預九家之列劉

向集書以繫七畧之數今其書不得與諸子爭衡者徒以不韋病也然不知不韋固無與焉者也

高似孫曰淮南王尚志謀募奇士廬館一開天下雋絶馳騁之流無不雷奮雲集橫議蜂起釀詭作新可謂一時傑出之作矣及觀呂氏春秋則淮南王書殆出於此者乎不韋相秦蓋始皇之初也始皇不好士不韋則徠英茂聚俊豪簪履充庭以至千計始皇甚惡書不韋乃極簡策攻筆墨采精錄異成一家言吁不韋何爲若此者不亦異乎春秋之言曰十里之閭耳不能聞帷牆之外目不能見三畝之閭心不能知而欲東至開悟南撫多鷄西服壽靡北懷靡耳何以得哉此所以譏始皇也始皇顧不察哉不韋以此書暴之咸陽門曰有能損益一字者予千金卒無一敢易者是亦愚黔首之甚矣秦之士其賤若此可不哀哉雖然是不特人可愚也雖始皇亦爲之愚矣異時亡秦者又皆屠沽負販無一知書之人嗚呼

陳振孫曰十二紀者即今禮記之月令

王應麟曰呂氏春秋云老聃貴柔孔子貴仁墨翟貴廉關尹貴清子列子貴虛陳駢貴齊楊朱貴己孫臏貴勢王廖貴先兒良貴後以孔子列於老氏之後秦無儒故也

方孝孺序曰呂氏春秋十二紀八覽六論凡百六十篇呂不韋爲秦相時使其賓客所著者也太史公以爲不韋徙蜀乃作呂覽夫不韋以見疑去國歲餘即飲酖死何有賓客何暇著書哉史又稱不韋書成懸之咸陽市置千金其上有易一字者輒與之不韋已徙蜀安得懸書於咸陽由

此而言必爲相時所著太史公之言誤也不韋以大賈乘勢市奇貨而行不謹其功業無足道者特以賓客之書顯其名於後世況乎人君任賢以致治者乎然其書誠有足取者其節喪安死篇譏厚葬之弊其勿躬篇言人君之要在任人用民篇言刑罰不如德禮達爵分職篇皆盡君人之道切中始皇之病其後秦卒以是數者僨敗亡國非知幾之士豈足以爲之哉第其時去聖人稍遠論道德皆本黄老書出於諸人之所傳聞事多舛謬如以桑穀共生爲成湯以魯莊與顏闔論馬與齊桓伐魯魯請比關内侯皆非其事而其時竟無敢易一字者豈畏不韋勢而然邪予獨有感焉世之謂嚴酷者必曰秦法而爲相者乃廣致賓客以著書書皆詆訾時君爲俗主致數秦先王之過無所憚若是者皆後世之所甚諱而秦不以罪嗚呼然則秦法猶寛也

楊慎曰懸金市門莫有敢易者此秦法然耳揚雄乃謂恨不生其時手載其金而歸吾家子雲老不曉事如此

杜氏崧杜子春秋

七錄一卷

佚

晉書杜夷傳兄崧守行高有大志惠帝時俗多浮僞著杜子春秋以刺之

皇甫氏謐乐晏春秋

隋志三卷

佚

臧氏嚴棲鳳春秋

隋志五卷

佚

胡應麟曰棲鳳蓋以配獲麟可笑也

王氏道彥百官春秋或作王道秀

隋志五十卷唐志十三卷又宋百官春秋六卷

佚

按初學記引百官春秋文云大駕公卿奉引太僕執轡大將軍陪乘

亡名氏兵春秋

漢志三篇

佚

李氏筌闡外春秋

唐志十卷

佚

陳振孫曰唐少室山布衣李筌撰起周武王勝殷止唐太宗擒竇建德明君良將戰爭攻取之事天寶二年上之

辛氏邕之博陽春秋

佚

右見胡元禮經籍會通

亡名氏幼老春秋

闕

按幼老春秋紀靖康之亂而作未詳撰人姓氏載徐夢莘北盟會編

劉氏向新國語

漢志五十四篇

佚

漢書志注劉向分國語

孔氏衍春秋時國語

唐志十卷

佚

春秋後國語

唐志十卷

佚

劉知幾曰孔衍以戰國策所書未爲盡善乃引太史公所記參其異同刪彼二家聚爲一錄號爲春秋後語除二周及宋衛中山所留者七國而已始自秦孝公終於楚漢之際比於春秋亦盡二百四十餘年行事始衍撰春秋時國語復撰春秋後語勒成二書各爲十卷今行世者惟後語存焉

楊宗吾曰宋乾道中南詔使者見廣南人言其國有五經廣注春秋後語

王氏柏續國語

四十卷

佚

柏自序曰昆侖旁薄之廣大前瞻後際之無窮宇宙之閒人之所以靈於萬物者以至理獨會於此心可以知來而藏往可以原始而反終也天開文明河圖斯出聖心默契

畫卦造書而後三墳五典八索九邱傳於世後一千八百六十有餘年吾夫子秉道統之傳任述作之責咸黜舊聞斷自唐虞而已夫子豈不欲備上古之淳風考制作之本始探幽賾而昭陽德也顧其荒誕鄙野麤雜殽亂或訛其旨或失其傳非可以立人極闡世教爲萬世帝王之法程於是因民心之感以正其情刪詩者所以導其和也因治世之事以達其道定書者所以立其教也因民用之疑以極其變繫易者開物之書也因亂世之事以悼其失作春秋者立法之書也天地怒否吾道荊榛詩書厄於秦楚烈焰之中漢之儒者不能追亡補逸以足百篇之義乃過用其心於百篇之表矜功衒博詭聖誣經如畫鬼神誑惑羣愚而莫能證其形似大抵翻空者易奇覈實者難工異哉

太史公之爲書也唐虞之上增加三帝曰黃帝曰顓頊曰帝嚳論其世次紀其風績驚駭學者以吾夫子之未及知也吁學至於吾夫子而止夫子之所不書太史公何從而知之缺其所不知不害其爲學夫子也至我本朝蘇黃門始曰太史公淺近而不學疎畧而輕信朱子屢稱此言最中其病及觀黃門之古史又上極於三皇以伏羲神農黃帝充之若與大傳同以少昊顓頊帝嚳唐虞謂之五帝終與大傳異其輕信何躬自蹈之乎堯舜吾知其爲帝也禹湯文武吾知其爲王也皐夔稷契伊傅周召吾知其爲賢也吾何從而知之以吾夫子之書而知之也夫子聖人也前聖之相傳至吾夫子而止後學之取信亦至吾夫子而止於吾夫子而止於我夫子不得取吾信烏乎取吾信唐

虞之上三皇五帝之有無離合吾不得而信也出於吾夫子之言吾之所信也其或出於諸子百家之書非吾之所敢信也雖百篇之義固不得而追補然其大經大法巍乎粲然如日月五星之麗乎天未見其不足也千載之下猶未聞有法而行之者以追帝王之餘風尚何求於茫茫不可致詰之外哉春秋之書吾夫子之親筆也其人可信也其時可近也傳之者失夫子之意多矣曾不是之求乃舍近而求之遠棄實而求之虛何邪天地之內一日之閒事如沙塵何可勝紀大者無出於三綱五常而至微者亦皆有理三代既遠自漢而下其見於史者十有七不過存一二十百千萬億之中而學者猶罕能盡觀而徧考也我朝治平閒先正司馬公奉旨編成資治通鑑合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之事爲二百九十四卷君臣出治之本天人相與之際規諫之從違刑政之得失善可爲法惡可爲戒采摭刊削井然有條最爲三代以下甚盛之書也文公朱先生以之編通鑑綱目五十有九卷大書爲綱分注爲目綱倣春秋目倣左傳踵編年之成文還策書之舊制門人李方子爲後語精覈明暢發揮本旨羽翼麟經殆無餘蘊僕嘗聞朱子曰左氏於春秋依經以作傳復爲國語二十一篇國別事殊或越數十年而遂其事蓋亦近書體以相錯綜云示以建安袁公樞爲本末其部居門目始終離合之閒又皆曲有微意其錯綜溫公之書亦國語之流矣於是考國語之爲書始於周穆王終於周定王凡四百八十有餘年止八國之書合一百八十有二章唐之柳宗元乃以國

語文勝而言麗好怪而反倫學者溺其文必信其實是聖人之道翳也遂作非國語六十七篇以望乎世者愈狹而求相於呂化光豈不愚哉司馬公曰國語所載皆國家大節興亡之本宗元豈足以望古君子藩籬妄著一書以非之宋秦公嘗叙之曰自魏晉以後書錄所題皆曰春秋外傳國語是則左傳爲內國語爲外二書相副以大成業凡事詳於內者略於外備於外者簡於內先儒亦以爲然以是知左傳國語不可偏廢袁公本末之書歷年幾兩倍於國語而不過二百三十八章或者疑其太簡且病於無所發明然時益近而事益多此勢之所必至事益多而詞益少此可以見其筆力之精也不觀其博則不知其精不知其精則不切於用爲士者以萬物皆備之身而不以古今自任不以經綸自期者亦自遏其躬而已僕因考通鑑之初語即外傳之終語也以是知司馬公之意未嘗不拳拳於外傳於是分門約語附諸儒之論辨編爲續國語凡若干卷合若干章以備一家之支流餘裔竊嘗疑之左傳國語文氣不同未必出於一人之手左傳之文浮國語之文質浮者近於誣質者近於冗左傳多詳事情國語多陳制度然重見者亦少雖閒有之而詳畧且異若故相避然此可疑者一也見於春秋者猶有一百二十四國今國語止列其八他皆不足取乎況陳宋衞秦皆大國也亦無一語之可紀何邪此可疑者二也齊之內政不見於經而出於管子先儒皆以爲非管仲書疑戰國之士僞爲之豈有七百餘年之齊別無他語獨刪節此書乎此可疑者三也漢

興之初亦以周之舊典禮經廢墜影滅諸儒幸得其傳皆欣然存之而不疑司馬公已定爲列國之舊史矣非左氏之文也嘗聞諸國各有史而不相知秦併六國始盡得之往往私相傳錄皆非全書左氏文之而爲傳國語疑未經穿鑿者秦其本國也宋衛非秦所滅所以獨無歟自入通鑑以來周止亡國之語耳非可續也魏趙韓分晉而晉語亡田和篡齊而齊語亡越已滅吳楚復滅越滅魯韓滅鄭齊滅宋故國所存惟楚而已吁中原禮義之國帝王聲教文物之地俱已邱墟雖秦楚亦未幾而亡矣此天地之大變古今之奇禍也烏在其爲可續哉雖然僕之所續者書也非續其國也誠以國言之魯固亡矣而有不亡者存以吾夫子之聖亘萬世而不可磨滅門人子孫班班於後世遠夷暴君亦莫不欵謁致敬至今猶然雖周公伯禽之封國實成湯微子之苗裔也遂以續魯語爲首上以黜夫子之所不取下以續夫子之所傳續魯語者亦所以續宋語也又以之補袁公本未備云

顧氏起經續汲冢師春

一卷

佚

王氏通元經

通考十五卷今止十卷

存

通自述曰修元經以斷南北之疑董常問元經之帝魏何也子曰亂離瘼矣吾誰適歸天地有奉生民有庇且居先

王之國愛先王之道子先王之民矣謂之何哉子曰元經之專斷蓋稟乎天命吾安敢至之哉

杜淹曰元經五十篇列爲十五卷

薛收序曰元經始晉惠帝終陳亡凡三百年蓋聞夫子曰春秋一國之書也以天下有國而王室不尊乎故約諸侯以尊王政以明天命之未改元經天下之書也以無定國而帝位不明乎徵天命以正帝位以明神器之有歸又曰春秋抗王而尊魯其以周之所存乎元經抗帝以尊中國其以天命之所歸乎然帝衰於太熙故元經首此振起之也中國盛乎皇始故元經挈名以正其實嗚呼天下無賞罰三百載聖人在下則追書褒貶以代其賞罰斯周公典禮使後王常存而行焉仲尼筆削使後儒常職而述焉收受經於夫子何足以究其潭奧輒爲傳解發明師訓之一二云

中興書目元經薛氏傳十五卷阮逸學始於晉終於陳如春秋經傳之體疑此非通本書

晁公武曰隋王通擬唐薛收傳皇朝阮逸學起晉惠帝太熙元年終於陳亡予從兄子逸仕安康嘗得其本歸而示四父四父讀至帝問蛙鳴西其陋曰六籍奴婢之言不爲過按崇文無其目疑逸依託爲之

陳振孫曰按河汾王氏諸書自中說之外皆唐藝文志所無其傳出阮逸或云皆逸僞作也今考唐神堯諱淵其祖景皇諱虎故晉書戴淵石虎皆以字行薛收唐人於傳稱戴若思石季龍宜也元經作於隋世太興四年亦書曰若

思何哉意逸之心勞日拙自不能揜邪此書始得於莆田

纔三卷止晉成帝後從石林葉氏得全本録成之

王應麟曰元經五十篇列爲十五卷自獲麟後歷秦漢至

後魏著紀年之書始以晉系正統自劉宋立國始進魏於

經而南北竝列終也遂黜齊而進魏

薛氏收元經傳

十卷

存

阮氏逸元經注

十卷

存

王氏禕擬春秋文辭

十首

存集止七首

禕自序曰春秋之世王室之告諭列國之往來專尚乎修

辭故閔馬父謂文辭以行禮而仲尼謂非文辭不爲功觀

乎左氏内外傳所載凡其爲辭皆從容委曲而意已獨至

蓋是時聖人餘澤未遠涵養之久故辭氣不廹非後世專

學言語者比也禕之少也喜攻言語之學閒嘗擬爲當時

之辭若干首顧其辭氣卑薄豈能庶幾乎古人徒以志學

古之意焉耳

王氏世貞左逸

一卷

存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